齐鲁晚报
2010年10月15日 星期五 编辑:李真 美编 组版:李洪祥

STORY 故事

“熊猫管家”的“甜蜜负担” >>详见C12版

迷茫的大学生村官

本报记者 于潇潇

“去的时候轰轰烈烈,干的时候平平淡淡,走的时候寂寥挣扎。”有网友对大学生村官的心路历程做了如此概括。

自2008年至今,潍坊逾千名毕业生陆续踏上了村官的岗位,毫无疑问,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需要他们的参与,年轻的知识分子也需要从基层得到磨砺,加深对国情的认识,但这一“双赢”的过程并不简单,伴随着各种冲突与妥协,很多大学生村官依旧迷茫。

作为一种就业路径,村官岗位提供了无限可能,也见证了种种尴尬。

多数大学生村官得知公考不再加分的消息后都感觉非常失落。(图文无关)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政策吸引下的选择

小终(化名)大学的专业是通信工程,2009年夏天,站在毕业的临界点上,他回到家乡成了一名村官。

“以前确实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当村官,”面对记者,小终笑容里有着些许怅然。好像一下子被打回现实世界,小终有些茫然,距离被“赶入”社会仅剩几个月的时间,和多数即将毕业的学生一样,他也开始奔走在一个又一个的考场上。数不清的面试笔试后,两份录取通知落在小终面前。

一个是成为某通信公司的技术人员,另一个便是成为村官。两次机会都来之不易,尤其是后者,2009年,潍坊市招考1703名村官,加上山东省属村官300名,2003个岗位共引来17000名大学生报名,其中包括近300名研究生。

小终去通信公司实习了一个月,驻昌邑。几个人一组维护线路,线路出现故障的时候很忙,其余时间,大家聚在一起打牌喝酒。

“简直是浪费生命!我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实习一个星期时,小终在日记中写道。一时间,带着对未知“村官”生活的向往,小终作出了选择,下乡当村官。

当然,对于小终们来说,“村官”的优惠条件简直“不可抗拒”:享受与所在乡镇街道财政拨款事业单位人员同等工资待遇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待遇;参加潍坊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成绩加5分;参加县市区、乡镇(街道)各类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成绩加10分。

在就业难、公考热的大背景下,小终们带着复杂的心情“下了乡”。

看到村里人好尴尬

村官张杰(化名)还记得自己第一天上班的情景。

张杰的第一份工作是拆迁。他所在的社区要修一条路,需要穿过村民的玉米地。正值8月,玉米刚鼓粒,收获还早,为了赶进度,社区把推土机开到了玉米地。为了防止农民以极端方式阻拦,张杰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外围看守。张杰高度紧张地守了半个月。

“晚上躺在宿舍床上怀疑自己,这是在干嘛?我一个艺术专业的本科生来干拆迁。”张杰笑笑说。半个月后他被派了另一个活儿,查20个村的计划生育,张杰硬着头皮挨家挨户走访,村里的很多人笑他,“这么点孩儿,干点什么不行,干这个?”

“每一天,放弃的念头都在脑海里盘旋数十遍。但想到离开后,面对的生活依旧未知,就先干着再说吧。”对就业压力的恐惧阻碍了离开的脚步,谈不上“坚持”,张杰和小终们还是留了下来。

2009年冬天,张杰曾经按市里要求做过一份调查,结果65%以上的村官是为了优惠政策,真正想在农村成就事业的只有8%,““而据我了解,百分之八十的村官都跟我一样,在街办上或社区里,做着文职工作,一边上班一边准备公务员考试。”张杰说。

加分取消后的失落

当村官一年,村官陈静(化名)参加了四次考试。国考公务员、省考公务员、两次事业编,尽管没有时间复习而次次败北,面对考试机会,陈静依然一次次地报名。和陈静一样,小终和张杰们也奔走在一个个考场之间。他们急于摆脱村官身份,却因就业压力不敢轻易放弃当前的工作,毕竟,“这也是半个铁饭碗。”

每一次考试结果出来,他们的队伍里都会有几个相熟的名字离开。

“我的专业早就已经放弃了,”小终说,现在的工作跟自己的专业毫无关系,他觉得路越走越窄,窄到只剩下考公务员和事业编两条。

2010年8月,突然得到消息,大学生村官们的加分政策被取消。“我们差点绝望!”张杰回忆,在“村官QQ群”里,大学生村官们群情激愤,被欺骗的感觉让他们在群里大喊放弃。可是讨论结束,该工作还是去工作,没有人真的“罢工”。

“这恐怕也是我们被欢迎的原因,”张杰有些自嘲地笑笑,“我们都为工作负责。”

吵嚷了半个多月,新政策出来,国家公务员考试里给村官们预留了108个职位。虽然感觉不如加分来的实在,张杰们却还是安静下来,毕竟,“我们没有真的被放弃”。

沉默中的小终却想到了跳蚤,被一块玻璃板挡着,玻璃板越是下压,他跳得越低,到最后“失去反抗的能力”。